

庄杰孝海洋文学系列

长篇小说卷

苦

Ku Xue

雪

庄杰孝◎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庄杰孝海洋文学系列

长篇小说卷

苦雪

庄杰孝◎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苦雪 / 庄杰孝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 1

(庄杰孝海洋文学系列·长篇小说卷)

ISBN 978 - 7 - 5034 - 7192 - 6

I. ①苦… II. ①庄…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0900 号

责任编辑: 蔡晓欧 马合省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8 字数: 238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苦雪

1

海洋美女

145

第一章

一个美丽而多难的母亲，驾着破烂的舢板，在台湾海峡的汹汹腾腾的浪山水谷，拼命地漂泊着……

这是一九四九年仲秋一天的晌午时分。

而这天早晨，腥气浓烈的狂风扫荡着台湾海峡，渺渺洋面，水花似雪白的绵羊，在碧绿的草浪间翻滚着奔腾着。恶浪如绿毛绿脸绿眼睛的凶神恶煞，个个以张牙舞爪蹬脚昂首的势态，纷纷纭纭汹汹腾腾，扑向前边的绵羊似的水花，凶狂地撕扑着啃咬着，漫天飞扬的白亮亮的浪珠，仿佛是被它们残害的弱者的血肉。

海峡西侧的望洋坳，阵阵枪炮声震天动地，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官兵，三五成群地布在峨峨山巅、黝黝礁岸和灿灿沙滩上，驱赶着全渔村的光头青溜溜的渔哥、羊角辫晃荡荡的渔妹、怀抱光腚娃的渔妇、头顶篾丝斗笠身穿棕蓑的渔夫、披着褴褛的斜襟衣的渔婆和穿着黑色宽筒笼裤的渔公，一齐押上港湾里的军舰。渔家男女们在黑洞洞的枪口下，转着古铜色的脸庞，看着即将永别的黄灰灰的茅草屋、破烂烂的讨海船和生死相依的望洋坳，个个眼睫挂着泪珠。他们被官兵们推得颠颠蹶蹶，挤在军舰甲板的旮旯拐角，抖抖索索地缩在一起。

军舰起锚了，朝着台湾岛方向驰骋。

蓦地，从望洋坳后边的荒野海滩，一群群衣着五颜六色的人们，杂乱无章地冲出来，手里的驳壳枪冲锋枪机关枪步枪朝四面八方射击。这是长年在海洋劫船杀人的海匪，看到国民党败军劫持渔家逃往台湾的情景，趁机前来打劫。海匪们冲进茅草覆顶海泥糊墙的渔屋，抢出渔家来不及

带走的帆布缝补的衣服、网片叠成的“棉被”、黑斑斑的木箱木橱木床、破破烂烂的铜质用具和鲨鱼皮做的长靴腰兜，然后引火种抛上茅屋顶。顿时，一座座茅屋化成一股股火焰，乌黑的烟柱直冲云天，连成黑压压的云海，严严实实地笼罩在望洋坳上空。

冲到渔船上的海匪，一个个像恶蟹争食小鱿鱼，争先恐后地跃进船舱，从里面抢出一簌簌红虾、一篓篓黄鱼、一串串青鳗、一条条花斑鱼，以及布帆、棕网、桐油染过的雨衣。手持短枪的匪首一吆喝，会驾船的喽啰们纷纷升帆降舵摇橹划桨，一条条渔船驶向大洋深处的匪岛了。

一伙留在望洋坳搜索的海匪，继续向山坳深处前进。那里，独门独户地坐落着一座大四合院。由四列厅堂围成的庭院，均为歇山卷棚式建筑，青砖灰瓦，不饰彩绘，古色古香。厅堂里的梁柱檩椽，建筑精巧，式样凝重，但布满裂痕朽槽，显示着古远的历史。厅堂中间，摆着四方形的天地桌，两侧则是古代传下来的太师椅。壁面灰土掉落，斑驳陆离，挂着古人描绘的山水画，一旁还有巨大的字幅。正厅旁边的厢房，充当书房和卧室，里面摆满挂屏、古钟、紫檀、玉皿、瓷器、景泰蓝。

这座渔村罕见的书香门第，主人姓赵，是个四十多岁的秀才，据传是南宋覆灭时南逃的皇族后裔，渔家人敬称他为赵皇族。今天，赵皇族和他的十来岁的独生女赵苦雪和老仆人赵仲卜，被国军一齐掳上逃往台湾的军舰，唯有回娘家的妻子黄阿姆，没有被劫持。

也是祸不单行，正当海匪赶往赵家时，赵皇族的妻子黄阿姆，刚刚从娘家回到赵家。这个风姿绰约丽彩映人的母亲，发现家里静寂无声，不由焦急地呼喊着重女：“苦雪！苦雪！”

“哈哈，皇天赐给我们美女了！”奔进赵家的海匪们，被天仙似的黄阿姆惊呆了，随即向她扑来，嘴里狂荡地淫笑着。

“啊！……”黄阿姆立即猜测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以为女儿和丈夫被海匪们劫到海里，急忙撞开大门，没命地奔逃呼喊：“苦雪——苦雪她爹——”

她在海匪们的追击中，跳上一条被海匪遗弃的破舢板，扬起灰黄的风帆，荡向滔滔的海峡，寻觅失踪的丈夫和女儿。

背后，海匪们驾着一条白底船，飞速地追出了港湾。

几刻钟后，黄阿姆终于发现一条国民党海军的舰艇，停泊在海峡的水域里，仿佛在等候其他地方逃往台湾的国军官兵。军舰甲板上，拥挤着望洋坳的渔家男女。蓦地，赵皇族、苦雪和赵仲卜的身影，映进黄阿姆的眼帘，她撕破嗓门地哭喊：“女儿啊……”

军舰人群里，赵皇族和苦雪同时发现了舢板上的黄阿姆，父女俩猛地蹿跳起来：“母亲啊……”可是，他俩的手脚，全被捆扎在其他人身。他俩蹦跳着哭叫着。国民党军的明晃晃的刺刀，直戳戳地顶着他俩的胸口，不许他们动弹。小苦雪学着父亲的样子，跪在军人们的前边，额头砰砰地撞着甲板：“我要母亲啊！我要母亲啊！”

天塌地陷般的灾祸降临了！

疯狂追来的白底船，飞快地靠近了小舢板，如狼似虎的海匪们凶狂地跳上舢板船，扑倒了拼命挣扎的黄阿姆。

一会儿后，舢板舱面的黄阿姆，仿佛化成了人形的雪鱼，那躯体胜似纯净无瑕的冰玉，赛过细腻晰白的雪花，焕发出皎洁灿白的光彩，显示着无与伦比的美丽。

而海匪们状如穷凶极恶的海兽，疯姿狂态地糟蹋着这美丽的母亲……

泊在不远处的军舰，赵皇族早就昏倒在花甲老仆赵仲卜的身上，女儿苦雪继续不停地磕着血淋淋的额头，撕心裂肺地号叫着：“我要母亲啊……”

白底船上，发泄完兽欲的海匪们，一个个俯卧仰翻，吁吁喘息。

可怜的黄阿姆，赤身裸体蠕蠕爬行着，渐渐地爬上舢板的舷帮上，向着军舰上的女儿，竭尽最后的力量哭喊了一声：“苦命的女儿啊！”哭罢，伸出右侧的玉臂，从一个海匪的腰里抽出一颗黝黑的炸弹，猛地拉响了引

信，轰，一团黄爆爆的火光里，白花花的海水携着舢板的碎片和死者的血肉，炸向高天。

同时间，碧澄澄的海水里，神奇鬼怪地出现了一条白晃晃的影儿。像是暗流在回荡，像美人鱼在泅游，更像黄阿姆的永不会被毁灭的幽灵般的魂魄，在器器海峡飘忽着……

第二章

台湾岛，基隆市西侧的荔枝湾，繁茂的椰树、芭蕉、橡木，参差不齐地簇拥着。

荔枝湾外侧，面临滔滔海峡的巍巍石坡上，有一座芭蕉叶盖顶棕榈秆编墙的茅屋。屋顶的低空，乌灰灰的云彩铺天盖地地笼罩着，其间洒下的毛毛细雨，在寒森森的冷风吹拂中，状似密纷纷的白丝，织成一张巨大的渔网，拂拂扬扬。

被劫持到台湾的大陆望洋坳的渔家，一登上宝岛，就被以“到各地开发”的名义遣散开来。赵皇族带着女儿和老仆，在荔枝湾建了这间茅屋。他特地把茅屋建在海峡旁边，仿佛在等候着妻子的飘荡海峡的灵魂。丧妻的悲伤、离乡的苦难、贫困的生活，使原先身体衰弱的赵皇族一病不起，此刻，他躺在竹床上，时而热灼灼地发昏，时而冷冰冰地打战，不祥的预兆罩着他的心，他发出微弱的唤声：“韦嬪！韦嬪！”

“哎，我来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闪身而进。她中等身材，平常形貌，说不出任何特征。她是赵皇族雇来照顾小女苦雪的女佣，是随着国民党军队来到台湾的大陆广西人。

赵皇族：“韦嬪，赵仲卜和苦雪到哪里去了？”

韦嬪：“主人，小姐上学了，赵仲卜到山上砍柴去了。”

赵皇族：“看来，我快不行了。你快去把赵仲卜找来，我有要紧事情交

代他。”

两刻钟后，韦嬪领着一头银发飞扬满脸黑色老斑的赵仲卜奔进茅屋。赵皇族蠕动着骨瘦如柴的手，握着赵仲卜的手，说：“大叔，你终于来了。”

赵仲卜：“主人，不要这样称呼。”

赵皇族：“不！你是我的叔叔，是苦雪的公公。多少年来，为了赵家，你受过的苦难难以计数，我们父女俩对你感恩戴德。”

赵仲卜老泪涕零：“那是我应该做的。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赵皇族回光返照，精神格外清醒，看着韦嬪，说：“你先出去。”

韦嬪退出去，顺手关门。可是，她仿佛感到不放心，亮烁烁的眼眸，贴在门缝上，听着屋内的主仆的对话。

赵皇族开始说：“大叔，你虽然在赵家服侍数十年，却不知道赵家的最大的秘密。”

赵仲卜：“最大的秘密？你尽管说说，我会保密的。”

赵皇族：“那好！正如世人传说的，我们是南宋皇家的嫡传子孙。在海峡彼岸的望洋坳赵家祖宅里，埋藏着赵家的传家宝——旷世稀有的掏心白度母那件用硕大无双的猫眼宝石雕刻的价值连城的宝贝，是古宋匠人模仿大陆剑川县石宝山上的剖腹观音的形象制成的，慈祥的白度母——观音，高坐在莲花台上，手托着从自己胸腔里掏出的红鲜鲜的心，用以袒裸这位胜似慈母的菩萨对人世的心……这件南宋皇家宝贝，是宋朝面临崩溃时，皇帝把它交给他的嫡孙——我们的祖先，让他携宝南逃，以后以宝为号，号召天下，重振军威，兴邦复国。然而，宋王朝如过眼云烟一逝而永不复返了，唯有这件旷世宝物，由赵家子孙代代相传。国民党败兵席卷望洋坳时，我来不及挖出宝物，也不敢随身携带，使宝物留在大陆，日长月久，如果不取出它，必然会永远流失。”

赵仲卜焦急地问：“你想怎样取出宝物？”

赵皇族：“我是快辞世的人，你也年过花甲了，我们均没有能力重返大陆取宝，只有寄希望于苦雪了。”说到这里，赵皇族感到呼吸困难，不由一

阵昏迷。良久，在赵仲卜的哀声轻唤中悠悠醒来，挣扎精神说：“我快不行了，你要听清楚。由于宝物价值连城，如果秘密泄露，被歹人获悉，向台湾黑社会势力告密，势必会出现一场刀光剑影的拼搏，就是被台湾国民党当局掌握，赵家也必将陷进劫难。因此，你获悉宝物秘密后，立即离开赵家。我床头有一些银圆，供你生活费用，你必须藏得越密越好……”

赵仲卜抹着泪问：“我离开了，苦雪怎么办？”

赵皇族：“我让韦嬪养育她。我给她们留着生活费。”

赵仲卜：“可是，那宝物怎么办？”

赵皇族：“等到苦雪长大后，你再找到苦雪，告诉她秘密，让她想法取回宝物。”

赵仲卜：“好！这样子，我既要躲藏起来，又要留在苦雪附近，随时保护她，看着她长大成人……”

赵皇族：“你能够这样，我死也瞑目了。”他闭着双眼，眼角淌出一颗颗泪珠，说：“为了安全起见，你立即离家出走吧！”他的手伸进枕头下，掏出一包银圆，递给了赵仲卜。

赵仲卜神秘失踪后不久，赵皇族逝世了。根据他的遗愿，韦嬪替他操办了丧事后，领着苦雪，回到荔枝镇家里抚养了。

荔枝镇西角的韦嬪家，是一列高脚竹楼，底层饲养牛羊鸡鸭堆放家用杂物，上层是卧室和灶房。韦嬪的丈夫也姓韦，十几房韦姓人家，是从大陆来到台湾，原指望在台湾能获得荣华富贵，没料到被贫穷所压迫，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日子。韦嬪的丈夫有两个兄长，三兄弟全在一次航海时遇难了。大哥遗下个二十来岁的侄子，名叫韦影，跟婶母韦嬪共同过日子。那韦影从小学毕业后，变得像影子一般神秘，白天躲在家里蒙头睡觉，夜里离家出走。韦嬪曾经询问过他彻夜外出干什么，韦影总是神秘地笑道，自己到荔枝镇、基隆市和台北市逛夜市。从荔枝镇到基隆只有半小时的车路程，到台北也只需花费一个小时，韦嬪半信半疑。

苦难的灾厄，把十来岁的小苦雪折腾得低矮单瘦，是个黄巴巴筋棱棱

的小人儿。韦影每每看着苦雪的背影,对韦嬪说:“婊子,这讨厌的小乞丐,送人算了,省得咱家多个人吃饭,添穷。”

有一次,韦嬪忍不住告诉他:“侄子,她没有吃韦家的饭。她父亲生前替女儿留着生活费。再说,海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等她长大后,可能有飞黄腾达的日子呢。”

韦影冷笑道:“她能飞黄腾达?除非她的祖先重新活过来。当中华民族的皇帝!”

韦嬪:“嘿,你不知详情,他们赵家还有个忠义双全的老仆人活着,到苦雪成人后,老仆人会给她送来举世无双的宝贝呢。”

韦影惊了一下:“宝贝?什么宝贝?藏在什么地方?”

韦嬪:“具体情景,我也不清楚。我只听到病危时的赵皇族,断断续续地告诉老仆人,请他携带宝贝秘密离家,到苦雪长大后,再回来向她交宝。那宝贝的名称好像叫掏心白度母。”

韦影惊得目瞪口呆:“啊!真有事!宝贝一定在老仆人身上,赵皇族担心泄露机密,引起外人夺宝,祸及小女儿,才唆使老仆人离开。既然老仆人会回来找苦雪,他一定躲在离荔枝镇不远的地方,随时知道苦雪的情况。这样说,我们倒要好好地看紧苦雪啰。”

韦嬪点点头。

不久后,韦影和韦嬪合计,突然把苦雪领到基隆城郊。眼前,是座台湾地主的庭院。围墙正面是城洞似的圆拱门,顶部楼阁飞檐,围墙上均是可以屯兵卫戍的石堞。墙内为一座面宽七楹进深双重的房屋,外屋为会客厅、灶间、食堂,里屋为书屋和卧房。居住庭院的封家祖先,原是台湾王公申报大陆皇帝批准的“钦赐领主”,获有大批的良田、佃户和房屋,是台湾北部有名的封建地主。随着时局变化,封家家道没落。到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时,已经变成地位低微的小地主了。但是,居有领主庭院的封家,依然保持着古代的气派。封家大公子叫封云,虽然只有三十多岁,脸颊、脖颈和矮单单的身体的所有外裸部位,全部是一道道黧黑的向下弯曲

的弧形皱，仿佛显示着身体正在向坟坑似的地底萎缩衰落着。还有裹着周身的青灰长衫和黑绸马褂短袄，使人自然地联想到他是封建社会的遗民。小小的苦雪，就是给封家大公子当童养媳的。当她看着森严古怪的封家庭院时，她那被灾厄折磨过的神经异常敏感地绷紧起来，泪涔涔地拉着韦嬪，哭颤颤地哀求：“婶子，我不到封家过日子。”

韦嬪劝道：“你父亲的生活费用光了，婶子家一穷二白，养不起你。再说，婶子也需要找个好人家，保护你这从大陆漂泊来的孤女。封家是有势力的世家，会保护你的。”

封家大公子封云和二公子封魄，都是韦影的熟人。韦影不耐烦地喊：“封云，封魄，接人啰！”

城洞似的大门打开了，封魄率先跑出来。他形貌矮瘦黝黑，和叔伯伯哥封云相差无几，但穿着哗叽毛料西装，挂着鲜红的领带，套着长筒黑皮靴，头发油光闪亮，满身洋里洋气。

穿着长衫马褂的封云，跟在封魄背后，慢慢吞吞地踱出来。

韦家早和封家说妥当了，只见封魄向韦影点头哈腰地行礼，迅即拉着苦雪，向封家庭院拽去。

小苦雪挣扎着回过脸来，可是，当她看着韦嬪的满脸冰冷的神色，残存的希望像肥皂泡倏地破灭了，她突然想到葬身海峡的慈祥的母亲，声泪俱下地喊了声：“母亲啊……”

小苦雪颠荡过的路面，溅落了一颗颗的泪水……

第三章

充当“童养媳”的苦雪，由于封家的森严的管教，整夜不敢安睡。当雄鸡叫出第一遍啼声时，她就得骨碌地爬起床。天色正显着黎明前的黑暗，四周伸手不见五指。她揣着无比的惊骇，在黑暗中摸到灶房，点燃半

干半湿的柴火，开始煮饭。她的双眼被烟火熏得通红，终于煮熟全家的早餐，端去一盆盆洗脸汤，服侍老小们洗涮，然后站在全家人吃饭的桌子旁，等到大伙吃完了，才狼吞虎咽些残饭剩菜，再洗涮堆成小山似的饭碗菜碟。

白昼开始了，她要跟着封家的雇工们下地，弯腰如弓地牵牛犁田，双脚似飞地车水灌溉，七颠八倒地挑水施肥。雇工们回家吃饭时，她被当空的烈日晒得大汗淋漓，坚守在野地里看守农具耕牛，直到雇工们回来，给她带来一团团半生不熟的粗粮团，她喝一口河流里的浑黄的冷水，啃一口粗粮团，也咽下自己的辛酸的泪水。

夜晚，全家人酒足饭饱后，进卧室休息了。她要洗涮成堆的碗筷，又到溪涧漂洗全家的脏衣，然后回来烧热洗脚汤，服侍三十多岁的“未婚夫”上床安寝，这才能回到低矮潮湿的小厢房。这是顶部布满漏洞的破房，晴天可以看到星光月色，阴天外面下小雨里面下大雨。夜风吹进来，破如袈裟的旧被子挡不住寒冷，冻得她缩成一团雪海里的冰虾儿。

时间会创造奇迹，苦难的生活，竟然抑不住青春的活力。十五六岁时，她由一个黄瘦的小女孩，渐渐地变成娇美秀丽的少女。同时，她厌恶的惊骇的事情也降临了。她的年近三十的小叔子封魄，总是用淫荡的眼神看着她，常常借着黑夜时分，无事找事地溜到她的卧室，说些不正经的话，做些偷偷摸摸的小动作。这也使她产生了警觉。一个朔风呼呼的黑夜，封魄在外面喝得醉醺醺的，颠到她的门前，嘴里乱糟：“苦雪，我实在熬不过爱你的心了，我今晚要和你好了……”她嚓地点亮了煤油灯，从枕头下抽出早就备好的砍柴刀，说：“你再胡说八道，我的刀尖扎你的黑心！”封魄吓得不敢逞狂了，临离开时，狠狠地说：“总有一天，我会叫你变成老子的玩物！”

住在荔枝镇的韦嬿，时常来看望她，并且有意无意地询问，神秘失踪的赵仲卜有没有来找她。当封魄调戏她以后，苦雪再也抑不住苦情了，痛哭流涕地哀求韦嬿，把她拉出水深火热的封家。韦嬿却劝告道：“孩子，我

是毫无能力资助你的穷人，你在台湾没有一个亲人，只有在封家过日子了。虽说封家苛刻，但总是正经人家。虽说封云大你二十多岁，老夫少妻，未来的封家是你的天下。至于封魄，他在台湾社会混得很有势力，你如果逃出封家，他会把你置于死地。还是依靠封云保护自己吧，好歹他是封魄的哥哥，封魄也不敢大闹。况且，老仆人赵仲卜如果还活在台湾，他总会前来找你。到那时，他也许会使你获得无穷的财富，享受荣华富贵的。”苦雪并不知道赵仲卜掌握着赵家的旷世宝物，不解地问：“赵公公为什么能使我得到翻身？”韦嬪诡秘地说：“等你长大了，自然会明白一切。”韦嬪的话，在苦雪心里留下一个大大的问号。

可是，赵仲卜却像天上的浮云，一逝而不复返。眼巴巴等候着老人的苦雪，越来越绝望了。而这时，封家又施加巨大的压力，迫着苦雪和封云成亲。连她在外界的唯一熟人韦嬪，也三番四次地进入封家，用女子的三从四德开导她，要她“入港随湾入门随夫”，同封云结婚。走投无路的苦雪，想着封魄的凶狠的威吓，害怕落到更深的陷阱，被迫和封云同房了。不久后，她生下了一个女儿。

距离基隆市不远的地方，有一座突进海峡的鹰嘴崖，崖顶乱石铺地，沙土飞天，寸草不生，偏僻荒凉。一间乱石叠起的小屋，位居崖巅绝顶。远远望去，像漫无人烟的野地的土地庙。居住小屋里的，是年逾七旬的赵仲卜。

离开赵皇族父女后，他身负主人重托，为了不因宝物的秘密祸及苦雪，避到这片蛮荒海崖，垒石为垦，蜗居而安。他依仗海边人的特有本领，购置了一条单帆扁舟，根据潮汐的涨落和鱼群的洄游，漂到海峡钓鱼兜虾聊以度日。当他把鱼鲞虾干带到城镇出售时，总是想办法打听苦雪的情况。他得知苦雪被韦嬪接到家里过日子，也就放心了。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行迹，他没有直接找到韦嬪。而韦嬪为了掩盖自己把苦雪卖到封家当童养媳的丑行，总是向外界宣扬，苦雪还留在韦家，不过把她送到城里，长住亲戚家读书了。于是，传到赵仲卜耳中的消息，一直没有变化。日子像

海峡的水流忽忽泻过，这天，赵仲卜扳指一算，苦雪二十岁了。自己体质日渐虚弱，再不去找她，恐怕会出现不测的变故。

次日夜晚，经过长途跋涉的赵仲卜，潜到荔枝镇。不远处的台湾海峡，阵阵隆隆的声音传过来，仿佛那里正在剧烈地爆炸着，炸弹腾起的烟尘，汹涌沸滚地冲来，黑压压地漫覆了整座荔枝镇。赵仲卜借着烟雾的掩护，悄悄地摸到韦家的屋外，轻轻地敲门：

“韦嬗！苦雪她婶！”

韦嬗打开房门，看着老态龙钟的赵仲卜，惊慌失措地说：“啊？是赵大叔！你还健在？”

赵仲卜的动作却依然敏捷，他闪进房中，笑道：“我还在，主人的使命没有完成，死不了！”

韦嬗脱口说道：“你说的是向苦雪送宝的事？”

赵仲卜疑惑地问：“你怎么知道秘密的？”

韦嬗连忙掩饰道：“哦，是小姐告诉我的。”

赵仲卜更怀疑了：“小姐说的？苦雪并不知道秘密啊！”

韦嬗知道自己说漏了嘴，自我镇静下来，默然审视着赵仲卜。

赵仲卜急于找到苦雪，问：“苦雪她婶，请你带我去见苦雪，我有急事找她。”

韦嬗又慌了：“啊？苦雪？她，她在……”

赵仲卜追问道：“苦雪在哪里？带我去找她！”

韦嬗思索了一下，支吾道：“她在城里读书，住在我的亲戚家。”

赵仲卜：“请告诉我你亲戚的详细地址，我去找苦雪。”

韦嬗：“亲戚家离荔枝镇很远。这样吧，你今晚到镇旅社居住，等天明时，我带你去找苦雪。”

赵仲卜犹豫着。

韦嬗不由分说地：“夜半三更，你在我这个寡妇家不方便，还是等明天吧。”